

## 老孔家的全家福

■孔庆珊

“你这一天心神不宁，像丢了魂似的。担心归担心，也不能不吃饭吧。”老伴儿喊了两遍，老孔还是没心吃饭。他手里攥着一个橘子，机械地往嘴里送，也没吃出个酸甜来。

老孔担心的是孩子们。老孔家有4个孩子。孩子们小时候，家里一到过年就热闹非凡，他们唱唱跳跳的，简直能搞起一台业余晚会。自从4个孩子都成家立业，一家人过年再聚全就成了一件难事：不是这个不在，就是那个没回。年前，打电话确认了孩子们都能回家过年后，老孔高兴得合不拢嘴。除尘洒扫、置办年货，他和老伴儿干得格外卖力。

除夕前一天，家里就热闹起来。厨房里热气腾腾，客厅里叽叽喳喳。老孔享受着天伦之乐，甚至走路也要哼着歌。可还没品够这份团圆，电视上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就越来越多。全家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。

除夕一大早，在医院上班的大女儿接到一个电话后，急匆匆去了单位，饭也没来得及吃。

疫情就是命令。老孔心里明白，再舍不得孩子，国家的事最大。只是打那以后，老孔每顿饭都吃不香了。他不敢主动打电话打扰大女儿，又生怕错过她的消息，只能抱着手机“守株待兔”。等了两天，大女儿终于发来消息：“上一线了。”简单4个字，让人既揪心，又热血沸腾。

紧接着，军人儿子回到岗位抗“疫”，儿媳妇带头走上党员志愿岗，在街头协助社区登记排查。身为警察的二女儿和二女婿，每天早出晚归值守岗位，时刻准备应对突发情况；大女婿被紧急调往一线，作为单位里的抗“疫”总指挥，带着100多人执勤守点、消杀检测。其他几个孩子一边接受命令在家隔离，一边时刻关注疫情发展情况，随时等候组织安排调遣。

“咱家有这么多‘战士’，挺光荣。”老孔嘴里念叨着。去年，台风“利奇马”挟风裹雨横扫山东，军人儿子去了抗洪一线。这次，新冠肺炎疫情袭来，几乎全家出动又上了“战场”。想着想着，老孔的心又揪了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叹了口气说：“全家福又没拍成。”

“你别瞎想了，防护措施得当，孩子们都不会有事。你快吃饭，咱们不能出门锻炼，更得好好吃饭、加强营养，这个时候再给孩子们添麻烦。”老伴儿给老孔解着心宽，边说边把一盘饺子端了过来。

刚走到老孔身边，老伴儿惊呼一声：“嘿！老头子还写上书法了！”原来，老孔心里担心着孩子们，手里揉捏着橘子皮，不自觉地竟用撕成小块的橘子皮摆出几个方方正正的字：“战疫必胜”。

老孔回过神来，低头看着那些大字，不禁笑了。

“好，等疫情过去，咱家歇个机会，再把全家福拍了。”老孔一边说着，一边夹起饺子送进嘴里。

# 12个跨洋卫星电话

■本报特约记者 李维 周演成

## 战“疫”进行时

2月25日，在湖北黄冈市黄州区人民医院的病房里，100多个刚治愈的新冠肺炎患者正在隔离。隔着口罩仿佛也能看到微笑的万雨薇护士，是他们其中的一个。

在万雨薇手机的通话记录里，12个陌生来电在她确诊后的12天里，每天出现一次。“虽然每次号码都是不同的数字、不同的归属地，但我知道，是他送‘特效药’来了。”

万雨薇口中的他，叫卢泽昭。从高中毕业互生好感到去年领证结婚，他们的“爱情马拉松”跑了8年。去年国庆当天，万雨薇在微信朋友圈晒出自己人生最幸福的时刻，并配上文字“国家分配的兵哥哥终于到货了。”

卢泽昭是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的一名舰艇兵。8年战风斗浪，卢泽昭从普通水兵成长为雷达班班长。时光飞逝，变化的不仅仅是军衔。“他不再是高中上课被提问时，脸会红到脖子的腼腆男孩。”万雨薇平静地说着，“这个冬天，他是我的太阳，虽触不可及，但时刻温暖。”

1月10日，万雨薇在医院值夜班时，她的岗位——重症监护室出现了4名不停咳嗽的病人。

上呼吸机、插管吸痰、高流量给氧……10多天里，尽管万雨薇和同事们拼尽全力抢救，几位患者的病情却并不乐观。当其中一位患者去世时，万雨薇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。那天，万雨薇瘫坐在地板上。当寒气流来，窗外隐约看到烟花散落时，她才意识到，那夜是除夕。紧了紧护目镜，万雨薇深呼吸一口气，爬起来，又朝重症监护室走去。

不久，万雨薇和几位同事相继出现了头疼、咳嗽、心跳加快等症状。后来，咽拭子检测结果出来了，阳性。想到那4位病人由轻症没多久就急转直下，万雨薇忍不住流下惊恐的眼泪。她觉得自己的世界，仿佛一下子崩塌了。

### 二

千里之外，太平洋上，南部战区海军某远海训练编队犁波破浪。作战室里，卢泽昭正盯着雷达屏幕。

突然，信号兵急急匆匆告诉他：“家里有事，速回电。”卢泽昭脸色“唰”

### 三

一下就变了。出海时，家里人不会主动联系他，除非是出大事。

编队启航以后，一直忙碌的卢泽昭在士兵餐厅看电视时，才断断续续得知家乡发生新冠肺炎疫情。但出于工作需要，他一直有主动跟家里实时联系。

第一次通话颇为曲折。卢泽昭打不通万雨薇的电话，转而打给父亲。他这才知道，最担心的事发生了：当护士的妻子被确诊感染。

这时，母亲终于打通了万雨薇的手机。二老把手机的扬声器打开，默默地坐在一旁掩面而泣。隔山越海，卢泽昭终于听到了万雨薇的声音，但只是哭声。卢泽昭喊得越大声，万雨薇哭得越厉害。5分钟的电话，不断重复的只有声嘶力竭的“万雨薇！”三个字。

南海、西沙、印度洋、太平洋……去的地方多了，面前的海就小了。倚栏远眺，卢泽昭第一次觉得眼前的海是这么宽阔。

思绪还在漫飞，舰政委罗晓光不知什么时候来到卢泽昭的身旁。他一把抓紧卢泽昭不停颤抖的手，“你越慌，你家属越紧张，在没有明显疗效

上装备，列队跑步前进。突然，父亲感觉前面的队伍有些异样，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前面的战友“叭”地一声，踩进半尺深的水坑里——那天的月光太好，一汪水坑白亮亮的，队首的战士以为是道路被月光照得发白，来不及细想就踏了下去。到达训练地，几乎所有的战士都是湿鞋湿裤。父亲说，部队训练必须要有“遇山开山，遇水劈水”的勇往直前精神，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和停当。

父亲在南京的那几年，我也随军去上学。我们家属区和营房挨得很近，每天都能清楚地听见嘹亮的起床号和悠扬的熄灯号。早晨，睡得迷糊的我，常常听见战士们出操时整齐划一的跑步声，间或有响亮雄浑的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”口令。晚上，熄灯号吹响时，家属区的大人们也已收拾停当，灯光一盏一盏地熄灭。

从学校到家，可以从营房穿过。有时，我们会对站岗的小战士们扮个鬼脸，可根本影响不了他们威严肃穆的样子。营房是一排排的红砖平房，战士不训练时，我们也会到营房里找他们玩。我们喜欢找那个新来的司号兵，人长得喜气，肉乎乎的圆脸，一口侉侉的北方腔。其实，我们更是冲



上图：除夕那天，湖北黄冈市黄州区人民医院的护士万雨薇（左二），和同事一起梳理病人情况。李虹明提供

下图：参与抗“疫”过程中，护士万雨薇感染新冠肺炎。正在远海执行任务的丈夫卢泽昭，为了鼓励妻子战胜病魔，为她录制加油视频。杨捷摄

着他的军号声。他曾经随部队在安徽、福建、江苏多地辗转，最后几年在南京安顿下来。父亲的老家是水乡，家中兄妹五人，他排行老二，当兵前一直随哥哥在巢湖打渔，一条颠簸的小木船就是兄弟俩半年的家。那时，不是日子过不下去的家庭，是不会让孩子上船的——没有通讯，天气的判断只能靠常识，船上经常断吃少喝，有好几次，小兄弟俩都是死里逃生。即便如此，打渔贴补的家用也是极微薄的。

父亲小时候断续读过几年书，不是在船上的日子就在大队当通信员，做些跑跑腿、送公文之类的小差事，20岁时被大队推荐去当兵。奶奶送他到县城，看着一身簇新橄榄绿的父亲，抹着眼泪自豪地说：“我家‘老好’（父亲小名）也是部队上的人了。”

父亲出身贫寒，以前在家时没有盖过一床周正的被褥，打背包、整床铺这样的内务都让父亲练习了好一阵子。新兵训练非常苦，都是初成人的孩子，睡眠深，起床非常困难。父亲说，刚入伍时，总感觉紧急集合号吹得最勤，头刚落枕又被号声吹醒。有一次凌晨，紧急集合号又响，部队要野外拉练。他们立即打好背包，背

着他的军号声。都是小孩子，很好奇那个帅气的家伙怎么就吹得那么响。司号兵对我们这些小孩很是不屑，擦拭军号时，我们越是围观，他越是得意，有一个男同学刚想伸手去摸，就被他用胳膊肘挡住。

一天放学，我们到平时放电影的小广场玩，广场上有新兵正在练习走正步，我们很自然地围上去。那个司号兵在，原来他也是新兵，而且，他居然是“顺拐”！班长喊“一、二、一”时，他的手脚总是同步走，旁边的战士捂着嘴笑，他自己也急红了脸。班长给他耐心分解动作，但口令一喊，司号兵错误又犯。我们一帮小孩子急得抓耳挠腮，曾经被他拒绝摸军号的男同学干脆放下黄书包，站在那个司号兵旁边示范起来，惹得班长忍不住笑。再后来，我们到营房，司号兵对我们客气多了，但是，依然不给碰军号。

我在部队家属院长大，军号声，口令声，前饭的歌声，常常在耳边响起。可想而知，父亲几十年的军营生活是多么深刻，尤其是那悠扬嘹亮的军号声，早已融入了他的生命中。以后，我得更多地打电话回家，满足父亲这位退伍老兵难以割舍的军旅情怀。

## 永远的军号声

■周芳

## 那年那时

父亲的手机坏了，我给他换了一个新的。

晚上，我到家后，先把他的通讯记录重新导入新手机，又给他设置来电铃声。我依次播放手机里的音乐让他选择，父亲一直摇头。突然，他一拍桌子，“这就！这就！”——那是一段军号声。

父亲有些激动，手一挥，说：“这是起床号，就选这个，听着我精神头就来了。”“我们的军号声主要有出操号、紧急集合号、起床号和熄灯号。对了，你小时候在部队不是常听到嘛！”父亲滔滔不绝地说着，我“哦哦”地应声。

父亲让我循环播放军号的铃声，他微闭双眼，静默不语，仿佛沉浸在天籁中。听完后，他直嚷嚷：“亲切！亲切！”

母亲离世后，父亲一直一个人生活。那个晚上，他难得有如此好的兴致，便再一次对我聊起他的军旅生涯，聊起他的老部队。

父亲已至耄耋之年，有着20多年

药物时，信心就是最好的药。”顿了顿，罗政委继续说，“全国都在支援湖北，都在保护你的亲人，你要充满信心，给她战胜病魔的力量，帮助她安心接受治疗。”

经批准，卢泽昭每天能通过卫星电话与家属亲情连线，万雨薇也换了张能接通这个特殊电话的卡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卢泽昭每次拨打电话前都会深吸一口气，“像刚追求她的时候一样，把想好的话题在脑中再过一遍。”从自嘲高中时老盯着她的背影发呆，到“吐槽”她非要在他的钱包里放快掉色的大头贴；从回忆两人唯一一次外出旅游时被淋湿的窘态，到带她去三亚感受大海的许诺；从调侃她第一次见到军舰时兴奋的样子，到赞美她戴上护士帽时认真的模样……每次挂掉电话后，万雨薇都会捧着手机感受余温。她说：“他的话，就是我的‘特效药’。”

从未下过厨的卢泽昭，向炊事员讨了本菜谱。万雨薇现在吃不下饭，便常用“正好减肥”来宽慰他。可卢泽昭怎么忍心让她因为生病而变瘦。他暗下决心，等回去了，就做给她吃。

那天夜里，因为胸闷，万雨薇又同往常一样坐着睡觉。“叮——”一段2分36秒的视频文件，经过一些技术处理，从太平洋传到万雨薇的手机上。打开一看，竟然是卢泽昭的“跨洋表白”。他显然是第一次面对摄像机，一身军装，坐得笔直，话也说得抖。可随着他回忆起两个人过去共同经历的事情，憧憬着未来的美好，卢泽昭越来越自然。

视频里，深情表白之后，卢泽昭还“花式”秀成绩。一次活动结束后，他个人被评为“铁拳尖兵”，他带的雷达班也被评为“最佳战位”。

那段简短的视频，让万雨薇在深夜里笑了又哭，哭过又笑，眼泪流到上扬的嘴角。那情景，就像是卢泽昭和战友们驶出雨区，见到了彩虹。

“老公，我的检测结果又是阴性，今天出院啦！”10余天后，电话那头传来万雨薇的阵阵笑声。

“隔离之后，我想再回医院，和同事们并肩战斗。”万雨薇的身体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，但整个人显得生机勃勃、信心满满。

“加油！把疫情赶走，咱们一起去武汉赏樱花吧。”听到电话里万雨薇兴奋的声音，卢泽昭也十分高兴。

“我还想吃江汉路的热干面、糊汤。”万雨薇说着，不由自主地吸溜了一下口水。

“我都学会了，肯定比他们做得好吃。”卢泽昭宠溺地说道。

“兵哥哥可不能撒谎哟……”

电话那头，卢泽昭笑了。等见面了，她想吃什么，他一定都做给她吃。

相识10余年，恋爱5年，离别是常态，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。只有他们知道，能够走到结婚，有多不容易。

王茂辉和陈梦是高中同学。在同窗共读的时光里，沉默少言的王茂辉并没有给陈梦留下太深刻的印象。高考完的那天，下起了大雨。王茂辉发现陈梦没打伞在雨中走着，他便鼓起勇气，撑起伞，走到陈梦的身边……

后来，王茂辉去当兵，陈梦读大学。距离没有分离彼此，爱反而在彼此心中越来越深。每次发手机以后，给陈梦打电话就成为王茂辉做得最多的事情。两人会把生活中的点滴以及心中的思念写进日记。他俩约定，每年给彼此写一本日记，等到结婚那天送给对方。他们也彼此写信，那些等待回信的时光，也成为他们珍贵的回忆。

2015年8月，王茂辉前往石家庄读军校。相对于新疆，两人的距离近了许多。那两年，攒好假去“探亲”，成为陈梦的年度第一计划。放假时，去陈梦工作的医院看望她，也成为王茂辉的期待。

领证那天，武汉下着小雨，两人的心里却阳光灿烂。化妆、拍照、去民政局，王茂辉拉着陈梦在雨中跑了大半天。领到鲜红的结婚证后，两人交换着看了一遍又一遍。结婚证上的合照里，他们嘴角的笑意也收不住。

按照老家风俗，办完婚礼，两人才算真正结婚。只是王茂辉的临时任务较多，婚期一推再推。什么时候办婚礼，成为两人争论以后，陈梦对王茂辉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

“正月初六怎么样？那时亲戚朋友都在家，多热闹！”在一次通话中，陈梦满心欢喜地对王茂辉说。

“好呀，没问题！”这一次，王茂辉兴奋地答应着。

婚期定好后，双方父母开始帮两人筹备婚礼。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形势越来越严峻，两人的婚礼，只能再次推迟。

“其实……我以前说不是假话。”视频电话里，陈梦穿着厚厚的防护服，语气里透着疲惫。

“老婆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”王茂辉安慰着陈梦。

陈梦点头回应：“疫情过后，我要穿上婚纱，等你来娶我。”

王茂辉知道，此时，他是陈梦最坚实的后盾。这一次，他们都是战士，他守卫边疆，她抗击疫情。冬天不会永远停留，也没有哪一个春天不会到来。当疫情驱散，“天晴”过后，武汉的樱花会绽放，她定让她做最美的新娘……

## 等待樱花绽放

■孙卓

## 两情相悦

“我们把婚礼推迟了吧！”电话那头的陈梦犹豫了半天，还是支支吾吾地说出这句话。“现在疫情严峻，我不能休假了。”怕电话那头的爱人误会，陈梦又接着补充道。

电话那头，数日未听到妻子声音的王茂辉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。

王茂辉，是武警兵团总队执勤六支队的一名军人。陈梦，是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护士。2019年2月14日，他们领了结婚证，至今还没有办婚礼。

关于领结婚证，王茂辉记得很清楚。“亲爱的，我想送你一个礼物。”王茂辉笑着说。

“什么礼物？”陈梦疑惑道。

“我送你一个结婚证吧！”

结婚证不是应该两人一起去申请吗？又怎么能算作礼物？只是当时沉浸在喜悦中的陈梦，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些。后来，陈梦回过神来，问王茂辉：“我怎么就稀里糊涂被你‘忽悠’到手了呢？”王茂辉顺势打趣道：“也许你乐意被我‘忽悠’呢？”

相识10余年，恋爱5年，离别是常态，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。只有他们知道，能够走到结婚，有多不容易。

王茂辉和陈梦是高中同学。在同窗共读的时光里，沉默少言的王茂辉并没有给陈梦留下太深刻的印象。高考完的那天，下起了大雨。王茂辉发现陈梦没打伞在雨中走着，他便鼓起勇气，撑起伞，走到陈梦的身边……

后来，王茂辉去当兵，陈梦读大学。距离没有分离彼此，爱反而在彼此心中越来越深。每次发手机以后，给陈梦打电话就成为王茂辉做得最多的事情。两人会把生活中的点滴以及心中的思念写进日记。他俩约定，每年给彼此写一本日记，等到结婚那天送给对方。他们也彼此写信，那些等待回信的时光，也成为他们珍贵的回忆。

2015年8月，王茂辉前往石家庄读军校。相对于新疆，两人的距离近了许多。那两年，攒好假去“探亲”，成为陈梦的年度第一计划。放假时，去陈梦工作的医院看望她，也成为王茂辉的期待。

领证那天，武汉下着小雨，两人的心里却阳光灿烂。化妆、拍照、去民政局，王茂辉拉着陈梦在雨中跑了大半天。领到鲜红的结婚证后，两人交换着看了一遍又一遍。结婚证上的合照里，他们嘴角的笑意也收不住。

按照老家风俗，办完婚礼，两人才算真正结婚。只是王茂辉的临时任务较多，婚期一推再推。什么时候办婚礼，成为两人争论以后，陈梦对王茂辉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

“正月初六怎么样？那时亲戚朋友都在家，多热闹！”在一次通话中，陈梦满心欢喜地对王茂辉说。

“好呀，没问题！”这一次，王茂辉兴奋地答应着。

婚期定好后，双方父母开始帮两人筹备婚礼。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形势越来越严峻，两人的婚礼，只能再次推迟。

“其实……我以前说不是假话。”视频电话里，陈梦穿着厚厚的防护服，语气里透着疲惫。

“老婆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”王茂辉安慰着陈梦。

陈梦点头回应：“疫情过后，我要穿上婚纱，等你来娶我。”

王茂辉知道，此时，他是陈梦最坚实的后盾。这一次，他们都是战士，他守卫边疆，她抗击疫情。冬天不会永远停留，也没有哪一个春天不会到来。当疫情驱散，“天晴”过后，武汉的樱花会绽放，她定让她做最美的新娘……